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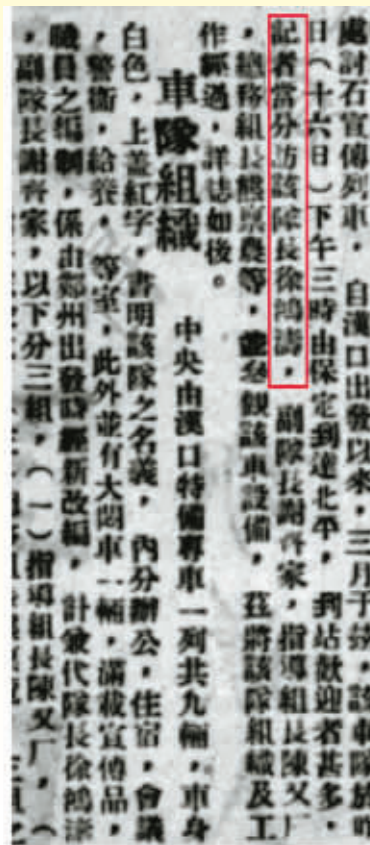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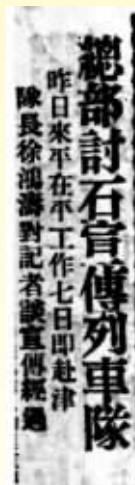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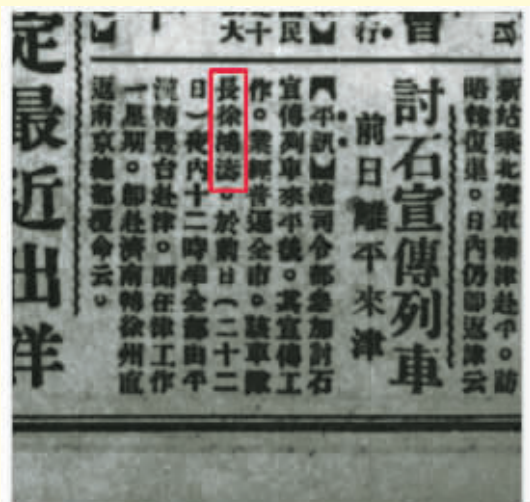
寻访 徐鸿涛

他曾担任“宣传列车队”队长 多次被记者采访

“寻访徐鸿涛”系列报道推出以来，一直受到热心读者的关注，寻访的脚步也在继续前行。

近期，记者在寻访过程中，又发现了徐鸿涛的新“足迹”。

1930年11月，徐鸿涛出任重组后的第二宣传大队组织科长。此后一段时间，他的人生轨迹便与“宣传”两字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


当时报刊的报道。

1 宣传队为讨伐石友三而编组

在热心读者的帮助下，记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931年8月17日的北京《民国日报》上，找到了徐鸿涛的新动向，报道标题便点明“总部讨石宣传列车队昨日来平 在平工作七日即赴津 队长徐鸿涛对记者谈宣传经过”。

这是一支专门为讨伐石友三而编组的流动宣传队伍，徐鸿涛任该宣传列车队队长。

石友三是民国时期以反复无常著称的地方军阀，早年多次倒戈，被当时人称为“倒戈将军”。1931年，石友三又在华北发动叛乱，接受汪精卫“广州国民政府”的任命，出兵反对张学良。“南京国民政府”随即组织各项行动，配套开展政治宣传，“讨石宣传列车”便由此诞生。

报道原文记载：“讨石宣传列车，自汉口出发以来，三月于兹，该车队于昨日（八月十六日）下午三时由保定到达北平，到站欢迎者甚多。记者曾分访该队长徐鸿涛……并参观该车设备。”

据报道记载，整支队伍配备特制专车九辆，车身体白色，上覆红字标明队伍名义，车内分设办公、住宿、会议、警卫、给养等功能舱室，另有一辆大车专门满载各类宣传品。人员编制上，由徐鸿涛任队长，下设指导组、宣传组、总务组，配备宣传队员二十人，全程随列车移动开展工作。

2 队长徐鸿涛接受了记者采访

徐鸿涛还接受了报社记者采访，并讲述了列车出发三个月来的工作历程。在铁路交通尚不算普及的年代，这种依托铁路开行流动宣传列车的模式，在当时可能算是比较“时髦”的宣传方式。

抵达北京四天后，这支宣传列车在“北平西站”公开面向各界开放。

同样，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931年8月20日的北京《民国日报》记录了这场活动：“（八月十九日）下午二时在西车站，邀请各

界参观，该列车之设备，并由队长徐鸿涛报告工作经过。”活动当天，北平（即北京）方面还调派飞机在空中散放庆祝讨石胜利的告民众书；各界募集的慰劳前线伤兵物品，也交由相关院方统一分发到官兵手中。

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931年8月24日天津《民国日报》跟进报道：“讨石宣传列车来平后，其宣传工作，业经普遍全市。该车队队长徐鸿涛，于前日（八月二十二日）夜内十二时，率全部由平转丰台赴

津，闻在津工作一星期，即赴济南转徐州，再返南京总部复命云。”

在北京停留六天后，队伍再度启程，最终返回南京总部复命。

返后不久，全国时局便迎来骤变。1931年9月18日，九一八事变爆发，日军迅速占领东北三省。1932年下半年，日本决定进攻热河省（今分属辽宁省、河北省、内蒙古自治区），进占华北，当年的7月17日，驻义县日军以一名日本人被抗日义勇军拘捕为借口，向辽、热边境的朝阳寺进攻。

3 写文章反映北平旧都面貌

热河吃紧，徐鸿涛后来在北京又见到了另一番场景。

他以“徐弘道”为笔名，写下了一篇题为《故都一瞥》的杂文，1932年发表于《人民周报》杂志上，记者在上海图书馆看到了这篇文章。

文章开篇便写下了他对当时北平的直观感受：热河战事吃紧，前方国土步步沦陷，可身处平津腹地的民众却难知真相，“平津一带日报找不出什么关于热河的消息，北

平人们依然平时一样的安逸愉快”，并写到民众更怕“因此引起内战”。

笔锋一转，他开始描摹这座旧都的样貌。一面是繁华胜迹，故宫的重重殿宇、北海的湖山树影、颐和园的精巧楼台、玉泉山的汨汨泉水，胜迹数不胜数；另一面是市井间依旧浓厚的旧习气，张口便是的“老爷”称呼、沿用不衰的跪拜礼节、铺张的旧式婚丧礼仪，封建色彩并未随国都南迁而消散。

他还速写了不同阶层的日常，青年学生多穿一身蓝布大褂，朴素节俭，不追逐西装时髦；普通市民喝茶听戏，将平剧捧为“国剧”，戏园与戏剧训练所遍地开花；上流有钱阶层则流连于名角戏园、舞厅与胡同，夜夜笙歌。字里行间流露出尖锐的讽刺。

文章结尾，他写下一句：“我虔诚地祷祝着故都永远是一个乐园！”

记者 袁先鸣 通讯员 陈英浩

接下来，我们还将继续循着烈士的人生轨迹寻访。若您知晓徐鸿涛烈士的相关线索，可拨打热线13588386305，或发送资料至邮箱2500273017@qq.com，与我们一同拼齐他的完整人生。